熙朝新語

熙朝新語卷三

古歙　余金　德水　輯

本朝大典禮。例由翰林編檢以上撰文。壬寅冬掌院靜海勵文恭公。詢於青陽吳文簡公曰。記得庶常中有一人善四六文者為誰。吳曰。華亭黃之雋。文恭立授數題令作。奏上多稱旨。庶吉士撰文自此始。

康熙庚辰。溧陽史文靖公貽直年十九釋褐後。請假歸娶於揚州許氏。繪玉堂歸娶圖。題詠甚夥。郭元釪

一絶云。采鐙十道簇香輪。花滿游纓踏路塵。似有行人傳盛事。公然許史是天親。

洪洞李檢討因篤。康熙初膺薦舉。以母老家貧力辭不赴。既被敦促入都。召試入翰林。即上疏乞養。情詞懇切。昔人比李令伯之陳情。殆又過之。鈕玉樵以爲國初兩大文字之一。部議以纂明史。不允其請。奉旨特准終養。出都之日。士大夫詩文贈送者數百人。海內高之。其疏云。臣某奏爲微臣母老多病。獨子萬

難遠離。泣血陳情。籲
恩歸養事。臣竊惟幼學而壯行者。人臣之盛節。辭榮
而乞養者。人子之苦心。故求賢雖有國之經。而教孝
實人倫之本。伏蒙
皇上敕諭內外諸臣。保舉學行兼優之人。比有內閣
學士臣某等。旁采虛聲。先後以臣因篤姓名聯塵薦
牘。獲奉
俞旨。吏部遵行。陝西撫臣促臣應
詔赴京。臣自念臣母年踰七十。屬歲多病。又緣避寇

墜馬。左股受傷。晝夜呻吟。久成廢疾。困頓牀蓐。轉側需人。臣止一弟因材。從幼過繼於臣叔曾禰家。分奉小宗之祀。臣年四十有九。兒女並無。母子煢煢相依爲命。躬親扶持。跬步難離。隨經具呈哀辭。次第移咨吏部。謂咨中三人。其中稱親援病。恐有推諉。一槪駁回。竊思己病或可僞言。親老豈容假借。臣雖極愚不肖。詎忍藉口所生。指爲推卸之端。痛思臣母垂暮之年。不幸身嬰殘疾。臣若貪承
恩詔。背母遠行。必致倚門倚閭。夙病增劇。況衰齡七

十。久困扶牀。輦路三千。難通醫指。一旦禱北辰而已遠。迴西景以無期。萬一有爲子所不忍言者。則是毛義之捧檄。不逮其親。溫嶠之絕裾。自忘其母。風木之悲何及。餅罌之恥奚償。卽臣永爲名教罪人。虧子職而負
聖朝。非臣愚之所敢出也。
皇上方敬事
兩宮。聿隆孝治。細如草木。咸被矜容。自能推錫類之仁。推於士庶。寧忍子然母子。飲泣向隅。奪其烏鳥私

情。置之仕路。蓋閣臣去臣最遠。故以虛譽採臣。而不知臣之有老親也。臣雲翼與臣皆秦人。雖所居里閈非遠。知臣有老母而不知其既病且衰。委頓支離至於此極也。即部臣推諉之語。概指三人而言。非謂臣當必舍其親而不之顧也。且臣謭陋。而同時爲臣者皆

朝廷大臣。其於君親出處之義。聞之熟矣。如臣獵名違母。則其始進已乖。不惟瀆斁天倫。無顏以對

皇上。而循陔負疚。躁進貽譏。則於爲臣亦爲有靦面

目。去歲臺司郡邑絡繹遣臣長行。急若風火。臣趨
朝之限雖迫於戴星。而問寢之私倍懸於愛日。然呼
天莫應。號泣就途。志緒荒迷。如墮雲霧。低頭轉瞬。輒
見臣母在前。寢食俱忘。肝腸迸裂。其不可瀆官常而
干祿位也明矣。況
皇上至孝至仁。以堯舜之道治天下。敦倫厚俗。遠邁
前朝。而臣甘違離老親。致傷風化。有臣如此。安所用
之。乃臣自抵郡以來。屢次具呈具疏。
九重嚴邃。情壅

上聞。隨於三月初一日扶病考試。蒙
皇上拔之前列。奉
旨授臣翰林院檢討。與臣同官纂修明史。聞
命悚惶。忝竊非分。念臣衡茅下士。受
皇上特達之知。
天恩深重。何忍言歸。但臣於去秋入京。奄更十月。數
接家信。云臣母自臣遠離膝下。哀痛彌侵。晝夜思臣。
流涕無已。雙目昏眊。垂至失明。臣仰圖報
君。俯廹諗母。欲留不可。欲去不能。瞻望

闕廷。進退維谷。乃於五月二十一日具呈吏部。未蒙
代題。臣孺切下情。惟有哀祈
君父。查見行事例。凡在京官員。門無以次人丁。聽其
終養。臣身為獨子。與例相符。伏願
皇上特沛恩慈。許臣造歸。扶養其母。叨沐
聖澤。以終天年。臣母殘病餘生。統由再造。不惟臣母
子銜環鏤骨。誓竭畢生。而報
國方長。策名有日。益圖力酧
知遇。務展涓埃矣。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緣係陳情。事理字都逾格。貼黃難盡。統祈
鑒宥施行。

秀水徐嘉炎既舉詞科後。從益都相國修禊於萬柳
堂。會者十六人。酒半相國問。包咸註浴乎沂。是祓濯
抑是澡洗。宣城施愚山云。沂水之上則非澡洗矣。嘉
炎謂古無裸體入水者。惟齊懿被弑時。有邴歜閻職
入申池浴。池與沂水不同。且是賤者之事。非士大夫
所行。又時屬夏月。非暮春也。暮春入水。恐無是理。衆
以爲然。康熙辛酉

王師收滇黔。羣臣獻頌甚夥。惟嘉炎獨仿鐃歌鼓吹曲。自聖人出至文德舞止。凡二十四章。因事立名。與繆襲韋昭何承天輩相表裏。乙丑元夕。

上於南海子大放燈火。使臣民縱觀。都盧尋橦魚龍曼衍之屬畢進。羣臣從觀者皆有詩。獨嘉炎作紅門花火記。文筆奇麗。稱於一時。

聖祖南巡。江南民王來熊獻鍊金養身祕書一冊。

上曰。此等事朕素不信。其擲還之。

聖訓煌煌。足破漢唐宋明諸主輕信方士之謬。

康熙三十二年。鄂羅斯察漢汗遣使進貢。
上曰。鄂羅斯人材頗健。從古未通中國。距京師甚遠。自嘉峪關行十一二日至哈密。自哈密行十二三日至吐魯番。吐魯番有五種部落。過吐魯番即鄂羅斯之境。聞其國有二萬餘里。漢張騫出使西域。或即彼處。史載霍去病曾出塞五千里。想或有之。今塞外尚有碑記可考。至外藩朝貢。雖屬盛事。恐傳至後世。未必不因此反生事端。總之中國安寧。則外釁不作。故當以培養元氣爲根本要務耳。

江都汪舟次楫。由贛榆縣訓導薦舉授檢討。二十一
年春。琉球國王請封爵。舊典用給事中行人各一員
往。
上重其選。
特命廷臣會推可使者以聞。人
朝人多俛首畏縮。楫獨鶴立班中。大臣遂以楫對。充
正使
賜一品服至琉球國。王讌楫。手自彈琴以悅賓。楫故
善音樂。縱談琴理。王大悅。乞楫書殿榜。縱筆爲擘窠

書。王大驚以爲神。累官至布政使。引疾歸。
上南巡。楫强起迎謁伏道左。
上熟視曰。汝老耶。朕幾不識矣。
賜御書以榮之。
朱竹垞彝尊年五十。由布衣薦舉鴻博。
召試一等。授檢討。旋充日講起居注官。出典江南省
試。拜
命之日。卽不見客。將渡江誓於神。試畢入京。無所攜。
惟載書兩簏而已。盜劫其居。得錢二千。白金不及一

謚。已靡覆不發矣。後以吏議當落職。
上特宥之。僅左遷焉。相傳竹垞性嗜酒。嘗與高念祖同入都。日暮泊舟。輒失朱所在。迹之已闌入酒肆。玉山頹矣。其跌蕩如此。而淸操如彼。所謂大德不踰。小德出入者耶。

宿遷徐侍講用錫。充康熙乙未房考。嚴絕請託。或銜之。嗾御史劾其把持科場。
聖祖廉得其情。將本擲還。

金壇王虛舟澍。精金石考訂之學。錢香樹先生見於

京邸。左圖右史。積帖充棟。昕夕丹鉛。辨析不少置。戲曰。予欲爲張仲楊柯丹邱其人耶。澍曰。人各有癖。樂此不疲也。嘗道經秦郵。泛舟珠湖。仰見天際白雲如竹數百枝。枝葉皆具。下有雲片若怪石。儼然圖畫。因作竹雲題跋。

嘉定孫松坪致彌工詩。康熙初

上命御前大臣採訪朝鮮文獻。致彌膺薦。

賜一品服策遣。奉使詩有甘茂漫教從博望。馬周只恐負常何之句。後登戊戌進士。官至侍讀學士。以布

衣先假一品服。而後登第服官。事亦奇矣。

嘉興馬維翰。貌僅中人。而抱負甚大。中康熙辛丑進士。內大臣驗看。諸人皆跪。馬不可。九門提督隆科多訶之。馬夷然不動。隆轉笑曰。不料渺小丈夫。風骨乃爾。馬曰。區區一跪。未足見維翰風骨也。

湯文正公斌。順治己丑進士。歷官至工部尚書。以理學自任。撫吳時。以上方山五通廟惑民。士女燒香祭賽。大爲風俗累。上疏請廢其廟。得旨允行。於是海內五通廟悉行燬毀。神像投之水火。

一時快之。公由江蘇巡撫內陞尙書。至京

陛見。

上曰。天下官有才者不少。操守清謹者不多見。爾前

陛辭時。自言平日不敢自欺。今在江蘇潔己率屬。實

心任事。克踐前言。朕用嘉悅。故行超擢。爾其勉之。仰

見

聖主知人之明。而公之簡在

帝心。從可想見矣。

長洲馮勉曾勗。由布衣薦舉鴻博。

召試一等十三名。授檢討。性至孝。父嘗館閩中。己與祖及母家居。歲凶乏食。爲村塾師。得升斗奉養。與妻黍稃以食。後父客死阻兵。弗獲歸櫬。徒步入京。游公卿間。膺薦得官。乞假歸。入閩尋父櫬不得。伏地哀慟。有老人指視其處。遂扶以歸。人謂孝思所格神示之也。

華亭黃之傳。康熙辛丑進士。在翰林日。聚同巷八人爲八仙會。以杜少陵飲中姓氏爲上八仙。人取其一以自署。又以世俗所傳鍾離洞賓輩分署之爲下八

仙。彼以上八仙呼。此以下八仙應。故爲參錯。不得呼姓字稱謂。錯者罰飲。時號酒仙。著香屑集十八卷。皆集唐人句。爲古今體詩九百三十餘首。對偶工整。渾若天成。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長洲尤西堂侗。明季諸生。我
朝以選拔授永平府推官。以事免。少時有聲庠序。所作駢儷各種。膾炙人口。嘗以西廂詞句題作文。流聞
禁中。
世祖知爲徐立齋元文師。因取觀之。歎曰眞才子。及

召試官翰林。偕諸儒進平蜀詩文。

上見其名曰。此老名士。西堂以此六字刻堂柱。左曰

章皇天語。右曰

今上玉音。極文人之榮。

施愚山閏章少孤。事叔譽至孝。一日值叔誕辰。大集親戚上壽。而叔以小故忤意。堅臥不起。愚山跪榻前移晷。辛亥客都門。每憶叔輒涕泗。事叔如此。世所希有。

蔡文勤公世遠。康熙己丑進士。出安溪李文貞公之

門。是時文貞以程朱之學教後進。公故習宋儒書。旣見文貞。毅然以聖賢自勵。顏其所居室曰二希。言學問不敢望朱文公。庶幾眞希元。事業不敢望諸葛武侯。庶幾范希文。可見其志矣。

王樓村式丹。少知名。年六十始領康熙壬午鄉薦。癸未捷會狀。當鄉試時已定解矣。及得吳楚琦卷。改王爲第六。其實吳遠不逮王。知三元亦前定數也。

海寧查愼行初名嗣璉。康熙癸未庶吉士。胞弟嗣瑮。官編修。族姪昇官諭德。時稱三查。

上賜鮮魚。愼行紀

恩詩云。笠簷蓑袂平生夢。臣本煙波一釣徒。頗稱

旨。一日忽奉內傳煙波釣徒查翰林。葢以別二查也。愼行又有煙蓑雨笠尋常事。慚愧猶蒙記憶中之句。一時以爲佳話。

康熙癸未會試。十八名進士宮懋言之祖。名偉繆。係

崇禎癸未中式十八名。且俱係詩。四房房考俱翰林李姓。初懋言公車北上。夢祖與之履。覺而喜曰。此繩

祖武之兆也。

常熟蔣文肅公廷錫。康熙癸未進士。官至文華殿大學士。少時工寫生。名與惲南田埒。及貴。都中極重之。大抵以逸筆寫生。而風神生動。非識超膽大筆有仙韻者莫能爲之。性愛士。一藝可觀者皆羅致門下。指授之。故其客潘馬所作。皆能亂眞。而文肅眞本不可多得。

高郵賈國維。以工書侍
內廷食俸。
聖祖常以內翰林呼之。舉順天鄉試。以冒籍被劾。蒙

恩賜復會試。落第。又
特賜進士。一體殿試。遂以第三人及第。異數也。
松江錢少司寇艱於嗣。偕夫人祈子於天童。大師為
集衆僧。問誰願隨錢居士往。衆未應。一飯頭老矣。自
言願往。已而司寇果生子。初名鼎瑞。易名芳標。中丙
午順天鄉試。官中書舍人。旣而假歸。一日與客坐齋
中。有僧持一緘至門。云自天童來。舍人拆視。殊不駭
訝。但云倉卒奈何。明日晨起。索筆書一偈云。來從白
雲來。去從白雲去。笑指天童山。是我舊遊處。擲筆而

逝。

武進趙太史熊詔。恭毅公申喬長子也。生前一夕。祖夢神授一軸。雲彩蟠結熊詔二字。因名之。果中康熙己丑狀元。

熊相國賜履官侍郎時。上萬言疏。有名臣風度。其畧曰。臣荆楚鄙儒。猥蒙
先帝簡拔。授以清班。繼荷
皇上殊恩。累遷今職。
聖恩高厚。中夜汗流。伏念臣雖至愚。自幼讀書辨志。

竊以聖賢爲師。數年以來。恭遇
皇上高拱深居。經筵未舉。區區獻納微忱。無由上達。
且以出位陳辭。典制有禁。因循緘默。尸素至今。臣之
罪也。茲者伏遇
皇上恪謹天戒。軫念民依。虛己下詢。採及芻蕘。正欲
賤小臣圖報涓埃之日也。臣備員侍從。謹仰遵
明詔。殫竭愚衷。庶幾高深之一助。惟
皇上留神省覽。則天下幸甚。伏讀
詔旨有曰。今聞直隸各省人民多有失所。疾苦窮困。

深可軫念。或因官吏貪酷。朘削民生。或因法制未便。致失民業。嗚呼。

皇上此心乃二帝三王之心。此言乃二帝三王之言也。夫民生至今日。其困苦亦孔亟矣。國家日言生聚。而凋敝愈甚。日言軫恤。而瘡痍不起。日言招集。言蠲免。而流亡滿目。逋欠寖多。近而畿甸。遠而直省。流離瑣尾之狀。所在皆是。惟官吏之朘削。徭賦之科征有以致之。誠有如

聖諭所云者。蓋小民終歲勤勞。耕耨僅能自給。而夏

稅秋糧。朝催暮督。賣絲糶穀。十室九空。私派倍於官征。雜項浮於正額。況乎分外之誅求。無名之賠補。種種朘刻。剝膚及髓。一有不應。而老弱疾病俱已顛頓呼號於捶撻敲扑之下。閭閻之膏液有盡。而猾吏之貪囊無底。愚蒙之皮骨僅存。而有司之欲壑無厭。就使年豐歲稔。尚難保須臾不絕之命。一旦水旱。其不至轉徙流亡。填溝渠而委道路者幾何哉。蠲征則吏收其實。而民受其名。賑濟則官增其肥。而民重其瘠。此固民情之大可憫。而國計之重可憂者也。雖然此

不獨守令之過。上之有監司。又上之有督撫。朝廷方責之以廉。而上官實教之以貪。皇上因授以養民之職。而上官日課以厲民之行。今日之守令誠有難言者。督撫廉則監司廉。守令亦不得不廉。督撫貪則監司貪。守令亦不敢不貪。表直影端。源汚流濁。此又理勢之所必然者也。今之爲督撫者。求所謂精白一心。爲國家安輯地方。愛養黎庶者。臣亦不敢謂遂無其人。獨是國家以全省付畀。有察吏安民之權。興利除害之任。其待之不爲不隆。而任

之不爲不重矣。乃日望其察吏。而吏治日壞。日望其安民。而民生日蹙。日望其興利除害。而一利未之興。一害未之除也。大抵有司之職業在地方。上官之激勸憑舉劾。年來督撫之所薦稱循卓者。果小民之戴爲父母而尊若神君者乎。其所劾爲貪庸者。果百姓之畏若豺虎而疾如蛇蝎者乎。是未可知也。以督責爲能。而不問其慈惠。以催科爲政。而不問其撫綏。以夤緣之巧拙爲優劣。而不問其才幹之短長。以禮節之厚薄爲殿最。而不論其品誼之高下。此風一倡。爭

相效尤。交蟠互結。牢不可破。如是而欲其激濁揚清。興利袪弊也。是何異適越而北其轅。炊沙而望成飯耶。所以比年來旱澇頻聞。死亡載道。而此輩竟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漠然不加喜戚於其心。不知其為國斂怨已不可解。在廷諸臣習為瞻徇。務相容隱。不肯舉發其貪污之蹟以告

皇上。間有一二指名糾參者。亦不過微示其意。曾未嘗直暴其汚穢殘酷之所在。而

皇上亦遂莫得洞悉其蠹國殃民之實狀。故此輩得

以久竊威權。貪戀祿位。方恃此以爲壟斷之長計。而無辜赤子之顛連而無告者。正未知何日而有再蘇之望也。伏乞

皇上將現任督撫大加甄別。其賢而能者加銜久任。其貪污不肖者立卽罷斥。無令久居人上。荼毒生民。嗣後遇督撫缺出。不拘內外大小臣工。果有端方清正能事。才優如古大臣其人者。

勅部院大臣從公保舉。授以茲任。其考課也以民生之苦樂爲守令之賢否。以守令之貪廉爲督撫之優

劣。則督撫得其人。監司自得其人。監司得其人。守令亦必得其人。廉者勸。貪者懲。有利必興。有害必除。而民之不獲其所者寡矣。蓋任之非其人。行之失其意。雖周官周禮。秖足為厲民禍世之具。傳曰有治人無治法。又曰人存政舉。此不易之論也。此聖諭之所已及。而臣詳切言之者也。雖然內臣者外臣之表也。京師者四方之倡也。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朝廷一舉一動。萬方之則傚。九土之觀聽於是乎出。而其大者則在於立綱陳紀用人行政之間。此

其鼓舞化導之權。轉移感動之機。固有不問之草野而問之廊廟者。今朝政之可議者不止一端。臣請擇其至大者言之。一曰政事極其紛更。而國體因之日傷也。從來聖君賢相開國承家。必取一代之典章法制。爲之斟酌損益。釐爲百世不易之令模。以善建於不拔。遠之子孫率由無愆。忘變亂之患。近之臣民遵守。無紛擾叢脞之虞。三代聖王所以保世滋大。無疆惟休者此也。我

國家章程法度。一遵先朝之舊。雖其勢之極重而難

返。事之極敝而難行者類。無不承訛襲陋。苟且因仍。曾不聞略加整頓。去其所為太甚之弊。而急公喜事之輩。又從而意為更變於其間。但知趨目前尺寸之利。以便其私。而就中莫大之憂。無窮之患。潛倚暗伏於冥冥之內。而皆不知所以為之計。朝舉夕罷。倏弛倏張。

王言屢褻。朝政滋繁。議論日多。成功絕少。此時之最當講究者也。伏乞

皇上敕下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科道。將

國家制度文爲詳慎會議。何者當沿。何者當革。何者宜益。何者宜損。參以古制。酌以時宜。務期振衣挈領。綱舉目張。勒爲會典。著爲成憲。則上有道揆。下有法守。貽謀垂裕。作述於昭。而億萬年無疆之業在此矣。

奏上。

上深嘉納。飭部議行之。

康熙三年。以八比多剿襲。鄉會試改用策論。甲辰會試。海寧沈昭子珩。以二場擬上

太祖

太宗尊號表最工。中會元。
錢唐高澹人士奇。以詩受知於
聖祖。不由科甲。
欽賜翰林。官至詹事。陪宴唱和。扈從不離左右。
恩寵無比。異數也。
無錫杜雲川詔。以諸生迎
聖祖駕於惠山。進迎
鑾詞及梁溪望
幸詞。蒙

召見

御舟。

賜綾書詩一幅。已而被

召至京。一日

特召待

詔者八人入

南書房。

命寫

御製金蓮花賦。各賦紀

恩詩一首。詔又獨進一詞。蒙
恩拔置第一。旋
命纂修歷代詩餘。又
命修詞譜。辛卯舉京兆試。壬辰會試。
欽賜進士。改庶吉士。爲諸生時。每鄉試前輒夢試題
是子之燕居一節。卒不驗。及辛卯領薦。主司爲趙公
申喬。乃悟前夢之巧。

康熙二十六年四月。浙江巡撫金鋐疏稱。海寧縣民
陳雲生母林氏年一百八歲。尚勤紡織。請

旨旌表。

敕部給銀建坊。

賜名貞壽。

康熙庚戌。六合縣民王振家。庭樹產白烏二。總督麻

勒吉表進於

朝。

聊城丁姓女。幼孤無兄弟。依母以居。及笄母欲議婚。女曰。母老矣。又鮮兄弟。兒不願適人。願終身養母。母不能强。及母卒。從兄某爲議婚。又不許。獨處三十餘

年。閨範嚴肅。里中人咸稱曰貞女。堂邑黃中丞圖安。七十喪偶。聞貞女名。遣聘焉。先一日。貞女召其從兄語曰。明日當有議婚者。吾將許之。兄及娣姪輩漫應之。弗信也。詰旦黃氏蹇修至。先是貞女縞衣數十年。至是乃易吉服。既許字。卜葬其母。然後于歸。年五十餘猶處子也。中外子孫多人。待之皆有恩禮。東昌人至今稱之。

餘姚勞麟書史。世爲農。躬耕養母。年十七。讀朱子大學中庸序。慨然發憤。以道學自任。舉動纖悉必依於

禮。終身弗懈。引進後學。委曲盡誠。雖傭工下隸。皆引之向學。聞者莫不爽然。里中販賣者。近麟書居。不忍貨僞物。鄰兒牧童戲爲矰繳機穽者。聞麟書講學。悉毀之。年五十九無疾卒。門人桑伊佐調元爲刻餘山遺書行於世。

吳江金文通公之俊生時。母夢人告曰。與汝子龍睛。將來位極人臣。公入閣後。蕭山瞽者陳生善相人。試令相之。曰乞兒相也。衆大笑。已而摩挲至目。大驚曰。此龍睛也。當貴極人臣。衆乃服。

文登賽從儉卜葬其親。有里鄰與之爭地。神示夢云。是宜爲賽氏兆。當世科第。爾不能葬此也。乃罷爭。康熙丙午元旦五更時。近村人見賽塋前有二炬遶行。是秋從儉曾孫玉紘舉鄉試。明年登第。己酉元旦復然。玉紘子瑋亦於是科聯捷。以後每發一科甲。輒見火炬。卒以爲常。然則風水之說未盡子虛矣。

葉石林每令諸子女兒婦列坐說春秋。武林黃夫人顧氏。名若璞。著有臥月軒文集。多經濟大篇。有西京氣格。常與婦女宴坐。則講究河漕屯田馬政邊備諸

大計。巾幗中有此等人。亦奇事也。

熙朝新語卷三終

熙朝新語卷四

古歙　余金　德水　輯

康熙三十九年十月。

皇太后六秩聖壽。

上恭進佛三尊。

御製萬壽無疆賦圍屏一架。

御製萬壽如意太平花一枝。

御製龜鶴遐齡花一對。珊瑚進貢一千四百四十分。

自鳴鐘一架。壽山石羣仙拱壽一堂。千秋洋鏡一架。

百花洋鏡一架。東珠珊瑚金珀禦風石等念珠一九。皮裘一九。羽緞一九。哆囉呢一九。嗶嘰緞一九。沉香一九。白檀一九。降香一九。雲香一九。通天犀珍珠漢玉瑪瑙雕漆官窰等古玩九九。宋元明書冊卷九九。攢香九九。大號手帖九九。小號手帖九九。金九九。銀九九。緞九九。連鞍馬六疋。并令膳房粒米一萬粒作萬國玉粒飯及肴饌等物進獻。四十九年

皇太后七旬大慶。先期

諭禮部。蟒式舞者乃滿洲筵宴大禮。至隆重歡慶之

盛典。向來皆諸王大臣行之。今朕欲親舞稱觴。壬午

進宴。

上近前起舞進爵。

聖天子大孝尊親。誠曠古未有也。

聖祖諭大學士等曰。書冊所載有不可盡信者。如風不鳴條。雨不破塊。風不鳴條。何以散天地抑鬱之氣。鼓盪萬物。雨不破塊。何以播種。又云囊螢讀書。朕曾取百枚。盛以大囊照書。字畫竟不能辨。此書之不可盡信者。亦有似乎荒謬而竟實有其事者。東方朔記

北方有層冰千尺。冬夏不消。今年鄂羅斯來朝云。其地去北極二十度以上。名爲冰海。堅冰凝結。人不能至。始知東方朔所云不謬。又從前有書吏三人。徧傳西邊異獸形圖。部議重罪具奏。朕從寬免死。令其往覓是獸。後將軍祁里德等來自軍前。奏云果有是獸。目在乳傍。口在臍傍。巡哨侍衛等會親見之。蒙古名其獸曰鄂布。又有飛者名曰積布。蒙古名惡人爲鄂布泰積布泰。是卽山海經所謂刑天無首。以乳爲目。以臍爲口也。故將發遣書吏放還。又神異經云。北方

層冰之下有大鼠。肉重千斤。名為鼢鼠。穿地而行。見日月光即死。今鄂羅斯近海北地。有鼠如象。穴地以行。見風日即斃。其骨類象牙。土人以製椀楪梳篦。朕親見其器。方信為實。又古人以天市垣為中國分野。朕始疑其說。細玩天球。合以地圖。中國去赤道二十度至四十度。在穀雨立夏小滿三節氣。上天市垣亦去赤道二十度。恰與中國對照。始知古人分野之說確有所據。此又書之不可信而可信者也。

康熙五十四年

諭大學士等曰。朕常立小旗占風。并令直省凡起風下雨之時一一奏報。見有京師是日西北風。而山東是日東南風者。古人云隔里不同風。此言最確。又嘗考驗雷聲不出百里之外。易云震驚百里。若霹靂則不過七八里也。至於礮聲竟可聞於二三百里。從前盧溝橋演礮。天津皆聞之。此其驗也。書中云北方苦寒之地。氷結十丈。春夏不消。今果有其地。又淵鑑類函有云。鼹鼠有重至萬觔者。今亦有之。其身如象。牙亦似象牙。但稍黃耳。此皆與古書相符者也。又地理

上應天文。中國山脈皆由崑崙而來。彼地四面有[illegible]。土人呼崑崙爲枯隴。推算天象。中國與瀚海俱在赤道四十五度之西。四十五度之南水皆向南而東流。四十五度之北俱向北流。此皆天文地理之相合者也。

聖學淵深。非管窺蠡測者所能擬議矣。

杭州柴南屏謙作中書時。恭和

聖祖御製冬至詩。有雪花欲共梅花落。春意還同臘意舒之句。

上嘉賞謂有翰苑才。尋陞御史。

杜雲川送友之官天長。僕馬已戒。口占一絕贈行云。招尋有約竟何嘗。判袂匆匆語未遑。半晌花前嫌日短。至第四句屬思未就。少頃疾書曰。一帆江上到天長。真巧對也。

明季士大夫爭立門戶。互相傾軋。不特賢奸如水火之不相入。即賢與賢奸與奸。又復斷斷不已。

本朝定鼎後。屢奉

諭旨。痛改明季陋習。此風漸息。郭瑞卿琇為御史。參

明珠、余國柱等。可謂不避權貴。錚錚有聲者矣。然如靳文襄公輔治河。功業昭然。言官多有指摘。郭亦不免訾議。康熙二十七年

聖祖諭大學士曰。近來議論靳輔者甚多。靳輔爲總河有年。挑河築堤。漕運並未遲誤。謂之毫無効力不可。但屯田下河之事。亦難逃罪。即欲寘之重典。亦須留七八年。朕曾閲河防一覽。於治河洞悉。凡事皆慮永久等諭。於是浮議始息。仰見

聖明在上。斡濟之臣得以保全祿位。長享榮名。不可

謂非厚幸也。
靳文襄公過邯鄲呂祖祠。見壁有題詩云。富貴榮華五十秋。縱然一夢也風流。而今落拓邯鄲道。要與先生借枕頭。墨跡未乾。蹤跡其人。乃秀水陳天裔也。一見遂爲知己。天裔名潢。明鈞戈之法。復精奇門步算。凡河防得失變態。並有先見。一時治河諸員以師事之。康熙二十三年五月。
上南巡問靳曰。爾必有通今博古之人輔爾。靳以陳潢對。即蒙

召見。
特賜參議銜。以幕友邀
恩。遂膺四品冠服。可謂奇人有奇遇也。
仁和姚少宰三辰之祖善醫。嘗採藥入山迷徑。失足
墮溪中。以手摸石。有涎蠕蠕而動。負姚而上。意是巨
蛇。回視兩目如燈。照見鬚角。委姚地上。騰空而去。始
知為龍也。兩手觸涎處。香數月不散。以手撮藥。病輒
愈。愈後不受人謝。由是皆呼之為摸龍阿太。及其孫
貴。人謂陰德之報。

康熙戊辰狀元秀水沈原衡廷文。年二十時。父仲霖於
大兵入粵時被執監禁。廷文哭訴軍府得釋。年已七十矣。及廷文官修撰。爲介壽徵詩。同里陶越作引言。有孝子身經百險。幸覲止於鯨波鼉沫之餘。孤臣跡越千鄉。正彷徨於電閃沙驚之候之句。都下盛傳。

聖祖南巡山東。巡撫王國昌進海物并生鹿。侍衛傳
旨。不用海物。又不食特殺。將鹿發還。蔣陳錫恭紀詩云。鹿脯何曾減鳳麟。須知特殺不沾脣。諸花作饍逾

珍餌麯首天厨近玉宸。

聖祖駐蹕德州。有不用煙酒之諭。蔣陳錫恭紀詩云。碧椀冰漿瀲灎開。肆筵先已戒深杯。瑤池宴罷雲屏敞。不許人間煙火來。

康熙四十八年。

上諭大學士等曰。明季事蹟卿等所知。往往紙上陳言。萬歷以後所用内監曾有在御前服役者。故朕知之獨詳。明朝費用甚奢。興作亦廣。其宮中脂粉錢四十萬兩。供應銀數百萬兩。至

世祖皇帝登極。始悉除之。紫禁城內砌地磚橫豎七層。一切工作俱派民間。宮女九千人。內監至十萬人。飯食不能徧及。日有餓死者。今則宮中不過四五百人而已。明季宮中用馬口柴紅螺炭以數千萬觔計。俱取諸昌平等州縣。今此柴僅天壇焚燎用之。馬口柴約長三四尺。淨白無點黑。兩端刻兩口。故謂之馬口柴。

李西池華國。康熙初武探花。及第後卽引疾歸。工山水。名於時。殆所謂將軍不好武者耶。

耿逆叛時。淅閩間土寇出沒。道路梗阻。新選閩中邑令王公。挈眷之任。途遇寇掠。夫人走避相失。比曉不知夫所在。恐辱於賊。以垢塗面乞食於野。訪至西安。仍杳然。乃齧指血題絕命詩於襟。欲投井死。村人救而免。達之邑宰。詢悉顛末。嘉其節。欵留內署爲女公子師。出示訪王下落。未幾王公適來投刺見宰。延入詳詢歷難狀。獨不以夫人告。而使夫人親治饌以進。酒半王泣下。宰故詢之。曰。此味絕類亡荊所治。且斷葱亦以寸爲度。見之不覺感觸耳。宰佯爲歎息。既而

請以妹娶之。王不允。彊而後可。乃別設館舍。治奩具。而以王夫人歸之。屬僕婢輩勿洩。王猶不樂。交拜入。掩面泣。目不一及。夫人固知之。至是則悲喜交集。不及待即泣而語曰。王郎猶念及糟糠乎。王視之乃妻也。相抱而哭。各述流離狀。知宰之盛德。而詭詞以合之也。時王公文憑已失。宰為詳咨補給。得之官。自是兩家誼同至戚。使問不絕。宰尋以行取。擢御史。人謂盛德之報。

錢唐朱臯亭雖模。年九十六猶工畫山水。秀水王聲

偉佩。年九十餘猶能畫大幀雲龍。皆

熙朝人瑞也。

康熙二十二年十月。陸淸獻公隴其述雲間王慶孫之言。崇明有吳老人年九十有九。婦九十有七。老人生四子。壯年家貧。鬻子以自給。四子盡爲富家奴。及四子長。咸能自立。各自贖身娶婦。遂同居而共養父母焉。卜居於縣治之西。列肆五間。伯開花米店。仲開布莊。叔開醃臘鋪。季開南北雜貨鋪。中一間爲出入之所。四子奉養父母曲盡孝道。始擬膳每月輪一家。

週而復始。其媳曰。翁姑老矣。若一月一輪。則歷三月後方得侍奉顏色。太踈。復擬每日一家。週而復始。媳又曰。翁姑老矣。若一日一輪。歷三日後方得侍奉顏色亦踈。乃以一餐爲率。如早餐伯。則午餐仲。晚餐叔。明日早餐季。週而復始。逢五及十則四子共設於中堂。父母南向坐。東則四子及諸孫輩。西則四媳及諸孫媳輩。分昭穆坐定。以次稱觴獻壽。率以爲常。老人飲食之所。後置一橱。橱中每家各置錢一串。每串五十文。老人每食畢。反手於橱中隨意取錢一串。往市

中作童子嬉。櫥中錢鈌。其子潛補之。不令老人知也。老人間往所知家博。四子輒遣人密持錢二三百文安置其家。并囑佯輸於老人。老人勝。踴躍持錢歸。老人亦不知也。率以爲常。數十年無異。老人夫婦至今無恙。長子年七十有七。餘子皆班白。孫曾二十餘人。崇明劉總鎮兆表其門曰。百齡夫婦齊眉。五世兒孫繞膝。洵不誣也。淸獻公爲作崇明老人說。

吳楞香苑。康熙壬戌進士。由編修歷官祭酒。故事凡國子生初謁者。有贄見禮。歲滿咨部者。有咨部費。俱

禁之。時稱賢祭酒。

上元胡狀元任輿。康熙辛酉解元。嘗夢登高山。手摘香櫞二顆。神贈以詩。有手弄雙丸天下小之句。甲戌大魁。會試題乃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也。

任宗伯蘭枝未遇時。偶經田野間。見一人口銜一刀。手執兩刀。咨且不進。尋遶越而過。遙望半里許。入喪者之家。訝之以告人。知者以為煞神。卜其必貴。後果然。

徐太史用錫未遇時。偶如厠。見大肉塊徧身有眼。知爲太歲。因記書載。鞭太歲者轉禍爲福。遂擊之。每擊一眼。則徧身眼愈加閃爍。是歲領薦連捷。己丑進士。官至侍講。

長洲文與也點。衡山裔孫。明季棄舉子業。依墓田以居。肆力於詩古文辭。兼善書畫。嘗舍於城中僧寺。賣書畫自給。人或以多金迫促之。則不可得也。巡撫湯文正公屏騶從。入寺訪治吳之要。所論皆採行。而未嘗有私瀆。湯公益重之。後族人有引

見者。

聖祖問曰。文點是你何人。則知點之名早達

九重矣。

任待庵辰旦。康熙丁未進士。官上海縣令。有布客魏丙貿布市中。失橐金三百兩。訟於官。待庵素善讞。至是獄不能定。乃禱於城隍廟。夢有人右手抱細女。左手挐衣與之。及接視則裙襴也。寤而思之曰。夫賜衣而得裙襴。則非衣也。豈有裴姓其人耶。以問捕。捕曰似也。閭左有裴愛者素無賴。不事家人產。其人儆居

旅舍傍。與布客居相近。或見財起意耶。待庵曰。然則其抱細女者抑可知矣。夫細女愛女耳。吾聞納音之數陽姓從左。今左非衣而右愛女。其爲裴愛無可疑者。遂收裴拷之得實。獄具。邑中稱神明焉。

海寧張仲張英。康熙癸丑進士。出桐城張文端公之門。師生同一姓名。當時以爲奇。及戊午分校北闈。文端公子廷瓚復出仲張門更奇。

陳迦陵維崧少有文名。數奇落魄。年四十餘尚困諸生。一日過京口。有相士熟視良久曰。君五十後當入

翰林。然不由科甲。人皆嗤以爲妄。宣城梅杓司贈詩云。朝來日者橋邊過。見說功名似馬周。後果以薦舉鴻博授檢討。

洪昉思昇問詩法於施愚山閏章。施曰。余師言詩如華嚴樓閣。彈指即現。又如五城十二樓。縹渺俱在天際。余則譬作室者。瓴甓木石一一俱就平地築起。洪曰。此禪宗頓漸義也。

仁和沈開平筠。上海錢越江金甫同膺薦廷試。授檢討。又同中戊午己未鄉會試。改庶吉士。兩

入翰林。儒者榮之。沇尤敦內行。嘗刲股肉和藥以療父病。既而母病亦如之。其至性如此。不僅以文學傳也。

雎州徐斡妻孫氏。侍姑疾。脫簪珥求醫。不解帶。不交睫。匍匐於牀褥之間者近三旬。姑病且殆。孫氏倉皇籲禱不應。不得已潛入其室。拒戶左持刃。置右臂於機欲割之。手弱。刀屢下始斷一臠。血濡縷而已。其夫自外至見之。驚仆。孫氏投刀掖之起。戒勿出聲。然後裂帛裹創。卒爲羹以進姑。既食病良已。家人初無知

者。田賁山蘭芳之女。孫氏娣也。察其異。詰之。不肯言。久而得其詳。以白父賁山。歎曰。此可以愧天下之為人婦而漠視其舅姑者。

錢學士金甫。甚貧。儆裘贏馬。處之泰然。足不履權貴門。時與鄉黨故人為文酒之會。坐有語及官資遷擢者。輒恚之。後會其人不速至。竟引避其崖岸高峻如此。然能急人之憂。有師卒於官。竭奉錢為治喪。俄而鄰人不戒於火。延及師舍。亟率力士負棺出。火燎其鬚不顧也。又有被遣者。三日當出關。為稱貸拮据。兩

晝夜追及其車。慟哭而返。客有暴卒於都亭外。時已亦有疾。强起至盧溝橋。經紀其喪。或陷於獄禍不測。力援之得解。其篤於師友如是。故其爲詩纒綿悱惻。不失溫柔敦厚之遺。秀水朱竹垞爲論而序之。

仁和凌紹雯。康熙戊辰進士。對策用淸書漢書兩體。違式。例不得與上第。讀卷官奏請
上裁。置二甲之末。改庶吉士。

土魯番於順治十三年入貢。康熙十二年。國王瑪墨忒塞伊忒韓。復遣其臣兀魯和隆等獻馬。其表畧云。

土魯番國某上言於乃聖乃仁天下治平
皇帝陛下。恭惟
皇上一統攸同。何異於古之占什特。惠澤羣生。相同乎昔之達剌汗。法紀軍威。比隆於楷黑塞勞。聰明格物。媲美乎伊思謙達爾。
皇上睿知天錫。如日升之無不照。
皇上撥亂為治。如月恒之無不臨。旌旗閃爍。超越乎壘烏威爾。
皇恩浩蕩。實出於度量寬仁。

國祚無疆。而萬國咸寧。
洪福靡際。而
皇圖應運。後稱一千八十三年二月十八日。
康熙己酉。大西洋傳而都嘉利亞國貢使瑪訥撒爾
達聶入貢。奉
旨該國從來未通中國。凡賜賚皆加一等。
康熙二十一年。土魯番上言。伏以我
皇上猶昔者斯堪達爾之君。一統金甌。扎穆西特之
君。藻鑑五行。亦若化日普臨率土。景星光照萬靈。抑

猶哈他穆之君。廣施恩惠。汝思他穆之君。勇力絕倫。譬之矛鋒之銳。龍爪之威。莫敢正向而視。茲者恭候
聖安。切照前經遣發進烏盧火者。曾奉
上諭。五年一次進貢。欽此。所以誤此進貢者。原因臣
國遭逢荒亂。今幸太平。亟遣亦思喇木火者前往進貢。至於以後應進貢物。合當照密爾焦地音阿克剌
單進貢舊例。但
天朝建都極東。臣國地居極西。應否照舊進貢。表請
裁奪。

康熙二十一年。蒙古爲請
旨事。外藩蒙古王貝勒貝子公台吉等諸臣。誠惶誠
恐。謹奏者。向因逆賊吳三桂相率叛亂。軍民極其荼
毒。幸我
皇上不憚身心之勞。孜孜圖治。仰見
天朝早臻太平。是以祭告
太祖皇帝
太宗皇帝
世祖皇帝。復上

皇太后徽號。渙頒
恩詔。大赦天下。爰加
賜賚。率土俱歡。恭上我
皇帝尊號爲至神大德治平天下聖皇帝。伏祈
皇上俯准臣等所奏。臣等不勝欣躍。奉
旨。朕自御極以來。夙夜孜孜。勤求化理。期於中外乂
安。生民樂業。今逆寇雖已蕩平。治化尚未孚洽。前諸
王大臣等請上尊號。已經有旨。這藩王等所請。亦不
必行。該部知道。

荷蘭國自康熙六年入貢。至二十五年臺灣平設郡縣。荷蘭國王耀漢連氏甘勃氏。遣陪臣賓先吧芝。復奉表進貢。其略云。外邦之丸泥尺土。乃是中國飛埃。異域之勺水蹄涔。原屬

天家滴露。云云。貢物大珊瑚珠一串。照身大鏡二面。奇秀琥珀二十四塊。大哆囉絨十五疋。中哆囉絨十疋。織金大絨毯四領。烏羽緞四疋。綠倭緞一疋。新機嗶嘰緞八疋。中嗶嘰緞十二疋。織金花緞五疋。白色雜樣細軟布二百十九疋。文采細織布十五疋。大細

布三十疋。白毛裏布三十疋。大自鳴鍾一座。大琉璃燈一圓。聚燿燭臺一懸。琉璃盞異式五百八十一塊。丁香三十擔。冰片三十二觔。甜肉豆蔻四甕。廂金小箱一隻。丙丁香油、薔薇花油、檀香油、桂花油各一罐。葡萄酒二桶。大象牙五支。廂金鳥銃二十把。廂金馬銃二十把。精細馬銃十把。彩色皮帶二十佩。廂金馬銃中用。綉彩皮帶十佩。精細馬銃中用。精細小馬銃二十把。短小馬銃二十把。精細鳥銃十把。廂金佩刀十把。起花佩刀二十把。廂金雙利劒十把。雙利闊劒

十把。起花金單利劒六把。照星月水鏡一執。江河照
水鏡二執。雕製夾板三隻。
康熙二十三年。暹羅國進表云。啓奏
大清國
皇帝陛下。伏以
聖明垂統。繼天立極。無爲而治。德教孚施萬國。不動
而化。風雅澤及諸彝。巍巍莫則。蕩蕩難名。卑國世荷
皇恩。久沾
德化。微臣繼襲踐祚。身屬遐方。莫能仰瞻

天顏。幸遇貢期。敢効輸欵。顓遣正貢使臣坤孛述列
瓦提。二貢使臣坤巴實提瓦抒。三貢使臣坤司吝塔
瓦喳。正通事坤思吝塔披彩。辦事文披述哷新禮嚧
等。梯航渡海。齎捧金葉表文。方物譯書。前至廣省。差
官伴送京師。朝貢進獻。代伸拜舞之誠。恪盡臣子之
職。恭祝
皇圖鞏固。
帝壽遐昌。伏冀俯垂鑒納。庶存懷遠之義。微臣瞻
天仰

聖。不勝屏營之至。

康熙二十三年。冊封琉球。翰林院檢討汪楫。中書舍人林麟焻等。疏言中山王尚貞親詣館舍云。下國僻處彈丸。常慚鄙陋。執經無路。嚮學有心。稽明洪武永樂年間。常遣本國生徒。入國子監讀書。今願令陪臣子弟四人。赴京受業云云。

勅下禮部議覆。奏蒙

恩准。二十七年。琉球國王遣耳目官魏應伯等。恭進

朝貢方物。又遣陪臣子弟梁成楫。鄭秉均。阮維新。蔡

文溥等四人。同貢使赴京。入監讀書。於正貢方物外。
敬加屛風紙三千張。嫩蕉布五十疋。我
朝開國以來。文德武功。遐荒普被。海隅出日罔不率
俾。其梯山航海。重譯來庭者。指不勝屈。集隘不能備
載。敬錄數則。以見聲教四訖之盛云。
仁和吳託園任臣學問淹通。兼精音律。嘗於市上見
編鍾一枚。曰此大呂鍾也。滌視款識。果又有八書鄦
毆二字問之。吳曰。鄦同許。本說文長箋。毆同也。本秦
權古文。聞者歎服。

上虞徐仲山咸清。明兵部尚書人龍子。母俞夫人。自以識字稍晷。發願惜字。每見棄紙輒檢閱。有字則畱之。并募人收買。聚而焚之。久則沈其灰於江。仲山生一歲卽能識字。五歲通一經。甫束髮卽有文名。嘗博取訓纂說文玉篇篇海諸書。以正字形。取切韻唐韻廣韻集韻諸書。以正字聲。而縱考經史子集。曁唐宋元諸大小篇帖。凡有繫於說文者。悉搜採以正字義。名曰資治文字。凡一百卷。己未召試拆卷時。上卷中斥去一卷。

上命擇一有名者補之。益都相國以仲山薦。上問有著作乎。曰有資治文字若干卷。旁一學士曰。字書小學也。遂置不問。諸臣各有所薦。上不允。特取嚴繩孫卷補之。

惠硯谿周惕。康熙辛未進士。由翰林改官知縣。嘗送友出門詩云。饑寒逼腐儒。顛倒作奇想。一語不言出門。而神理已到。可謂體會入微。

硯溪之子士奇。亦成進士入翰林。督學粵東。每封門後。危坐大堂。溫理史漢等書。朗誦一過。即起德座循

環背誦。一字不遺。諸生大驚曰。吾輩非人矣。一淬於學。粵東人至今以爲師法。

翰林最重前輩。凡隔七科。或官至掌坊庶子。其初入院庶吉士。終身稱晚生不改。雖至入閣後亦然。故事六部尚書途遇內閣亦落轎。惟冢宰則落半轎。門生師長相遇。則彼此落轎。候師長先行。故往往相避而行。

德州趙進士其星。嘗月夜露坐。仰見一女子。妝飾甚都。如乘鸞鶴。一人持宮扇衛之。逡巡入月而沒。仙邪

非邪。不可得而知矣。

趙恭毅公申喬。爲浙江巡撫時。因錢唐江岸日圮。請易土爲石。貫以鐵。事聞於
朝。報可。將施工。齋戒三日。率僚屬赴江干。爲文以祭。忽風狂潮大至。浪搏入若弩激矢。觀者奔辟。公朝服屹立不少動。距祭所百丈餘潮遽止。公跪禱。願假數旬以畢事。嗣是潮不至者七旬而工竣。誠之所格如此。

康熙二十三年。

聖祖東巡。周公後裔七十三代孫世襲奉祀生員東野沛然。上疏籲
恩。奉
旨交禮部議。部臣議駁奏上。奉
旨。周公承接道統。繼往開來。功德昭著。其裔孫應給職銜。着九卿詹事科道會同確議。會議得周公後裔。應授官職。撥給祀田。修葺廟宇。行文該撫查明。以沛然世襲五經博士。如孔顏曾孟仲氏例。先是沛然上
疏

行在。

上問周公姬姓。爾疏稱東野何故。沛然對曰。昔魯公伯禽季子魚。賜東野田一成。因以爲氏。

上曰。周公廟何在。對曰。在曲阜城東北二里。

上悅。隨

御製祭文。

命恭親王致祭。禮部尚書介山。

御前侍衛觀保。鴻臚寺卿穆成格闍興邦。太常寺寺丞張量馨。山東提學副使唐廣堯陪祭。此東野氏世

龔博士之始。

總河梅麓朱公之錫。有遺婢帖。見池北偶談。其略云。此女原無大過。只是娃子氣。好言教導。不甚知省。誠恐聲色相加。流入婢子一類。所以量給衣飾。還其父母。初時原是待年。五六日後便有遺歸之意。故自後并無半語諧謔。猶然處子也。可將此段緣由。向其父母中媒昌言之。以便此女將來易於擇壻云云。眞盛德事也。相傳朱公今爲河神。宜哉。

于淸端公成龍。用兵如神。尤善治盜。官兩江總督時。

江寧有巨盜曰魚殼。凶悍莫敢近。公涖任時。單車入署。一切供張俱屏不受。屬吏不知所出。或從容向公言之。請以一餐爲公壽。公曰。以飮食壽我。不如以魚殼壽我。屬吏喻公意。乃以千金募名捕雷翠亭往。雷偵知魚殼方會羣盜飮。佯爲乞者伺左右。魚殼望見疑之。以刃貫肉飼雷。雷仰而吞。神色不動。魚殼矍然曰。好男子。非丐也。爲予靑天來禽我耳。遂俯首就縛。雷擁之赴獄。是夕公秉燭治官書。梁上有物墮。燭之。一男子持匕首。叱問何人。則魚殼也。云本欲乘間刺

公。如有物擊而墮地。公神人也。公命有司執付市曹。

自是境內肅然。

熙朝新語卷四終